

眉山新編十七史策要

十三

十七史策要

吳一冊

十五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目錄

吳志

第一卷

吳蜀約中分天下盟文

吳群臣迎拒曹公議

周瑜送質子議

躬札勸孫權取中原策

胡綜請為魏將胡質降文

薛綜勞諸葛恪軍移文

張紘諫輕騎突敵疏

薛綜諫親征遼東疏

陸瑁諫親征遼東疏

重上疏

陸遜諫親征遼東疏

陸遜諫征夷州疏

第二卷

陸遜陳時事疏

衡譚諫嫡庶不明疏

羊衝乞復二宮禮命疏

步騭答太子登求賢疏

步騭言諸典校疏

薛綜乞選用交州刺史疏

諸葛瑾步騭救周胤疏

華覈救章曜疏

華覈理薛瑩疏

陸抗理薛瑩疏

陸抗言徵役繁數疏

陸抗言政令多闕疏

第三卷

陸抗諫用小人疏

陸抗乞暫息攻取疏

陸抗乞增兵西陵疏

陸凱直諫疏

諸葛恪諫豫章王奮疏

華覈薦樓玄疏

華覈直諫疏

華覈論夢魚積疏

賀邵直諫疏

第四卷

駱統理張溫表

華覈薦陸胤表

陸凱直諫表

臧均乞葬諸葛恪表

孫策責袁術表

孔融勸曹公徵盛孝章書

陸遜與關羽書

諸葛恪與陸遜書

諸葛恪與弟融書



第五卷

周昭五君論

諸葛收論衆論

韋曜博奕論

孫權論三臣優劣辭

虞翻答王符君問士辭

虞翻注易奏

卷五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吳志一

吳蜀約中分天下盟文

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充吳

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文曰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襲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

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寧民神痛怨靡所戾止

及操子不弑逆遺醜存作姦回偷取天位而敢么麼尋不凶詰阻

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誅三苗干度而虞舜征

焉今日滅敵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宜其

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

衛先分其田以甲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

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

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我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

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集議司慎司盟群

臣君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

危卹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

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

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割禍先亂違貳不協

悞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計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无

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吳群臣迎拒曹公議

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率舟步兵數十萬將

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

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

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據

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

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衰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僭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收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雄翥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無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棹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死棗草驢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囚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捨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賊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周瑜送質子議

江表傳曹公下書責權責任子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由

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

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余年今將軍承父兄余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黃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奉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余人車數乘馬數匹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行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

鄒札勸孫權取中原策

赤烏四年冬陸太守鄒札言於權曰

今天棄曹氏喪誅惡鬼虎爭之際而幼童在事陛下身自御戎取此海亡宜將荆揚之地率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而命

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拍事襄陽陸遜。朱然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東。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勇於虜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胡綜詐爲魏村吳質降文

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

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興。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事於土壤。不能齟齬。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啓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

口天

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以以南。戶受覆壽。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去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業。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葛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乞託降叛。間關求遂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臂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思義網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控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訖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形議所見。謹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深明其心。世亂。讒勝。餘疑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真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

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遭魏郡周光。以賈馥為名。託叛南詔。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乃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遂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養蠶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賈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賈構譏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賈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東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維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賈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傲幸。因事為利。然今與

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以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賈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車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裹糒。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愚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時。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擊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孰計乎。及臣所任。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鑿馬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實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賈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二曰。昔許子遠。合表就曹。規畫計。按應見納。受遂破。

素軍以定營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素氏有也。願陛下思之。聞閩界上將閩浮趙謙欲歸大化。賜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欵欵。遠投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右士。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

許綜勞請葛恪遷移文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烈。屢自求乞為管。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眾皆以為難。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臨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至。皆如本規。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涂鏑。甲不沾汗。元惡既矣。種蠱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已聞殘燼既掃。兇虜又充重用。蒸蕪根莠。化為善草。懸磔懸頭。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事。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執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遂用歎息。感四壯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正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張紘諫輕騎突敵疏

紘為長史。從權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驍暴之慮。三軍之眾。莫不寒心。雖斬將塞旂。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然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植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且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矜榮覓。東顧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諫親征遼東疏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守之疏諫曰。

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清劬頸以血。漆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錄。鉗。大羊。無政。往。少。禽。充。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埔。穀。稼。不。殖。民。習。弓。馬。輕。從。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復。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又。加。洪。流。湍。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舟。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能。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星。流。腫。轉。相。滂。淅。凡。行。海。者。稀。無。所。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存。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士。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群。寮。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折。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六。下。幸。甚。時。群。臣。多。陳。權。遂。不。行。

陸瑁諫親征遼東疏

孫權忿公孫淵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疏諫曰。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得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謙。勿。無。常。不。可。保。也。今。遼。東。夷。小。醜。昇。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下。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埽。納。焉。等。以。規。其。馬。耳。滿。之。驕。點。持。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而。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捐。楨。之。忿。欲。

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輒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奔本追末指近治遠恣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積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旱兵糈三分使虜者進取以當守船又以運粮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軍步負粮縶迹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祖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逃或雜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聞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

重上疏曰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英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徐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繫乎之時空瀆深恨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昔尉他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躬阜帶申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雖當尤鬼方之亂救當以緩急老之未宜以瀕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置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增書且嘉其詞理端功遂不行

陸遜諫親征遼東疏

淵鴻塗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營夷猶夏未凍王化鳥音荒裔拒逆王師至今陛下委新放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禱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績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一犬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震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虎狼未庭陛下乘梓遠征必致翹關震至而憂

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謂不計自取。今乃遠借煇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指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權用納焉。

空錄諫征夷州疏

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

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上，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勸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矣。

新編十七史文粹卷六十九

陸遜陳時事疏

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疏陳時事曰。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息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秦燕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願用展其功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令陳平之行心用其計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衡譚諫嫡庶不明疏

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越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諫之戒帝既悅擇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羊銜乞復二宮禮命疏

權寵愛魯王霸與太子和無殊頃之和藹不睦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銜上疏曰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一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勸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自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節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孝

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嗚呼之
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忘不寧就如所嫌猶宜
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易言臣懼積疑成謗又將宣流而
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與將
謂二宮有不順之意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
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與謗非所以育魏魏鎮社稷也願陛下
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步騭答太子登求賢疏

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騭書曰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暗蔽不達道數
雖實驅驅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
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
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荆湘界者諸葛瑾
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
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入君不親小事百官各司各任其職
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
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設駘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
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廢謀郢
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
所由也方今王化未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
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步騭言諸典校疏

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

伏聞諸典校適披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証趨欲陷人以成威福
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蹈天踏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
賢是任以臯陳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
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
速怨夫一入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

所美。自今赦獄都下。則且證顯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清。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六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堯年枯旱。元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大常潘濬。憂深責重。心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諫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貢以顯善。設刑以威蕪。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辦。何聽而不單。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無益。視聽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

薛綜乞選用交州刺史疏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

昔帝舜南巡。立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啟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竊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婚娶。建立學效。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麋泠。九真都龍二縣。皆凡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兵

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果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多
豸有覲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
官竊塞。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
牙犀角。瑤瑁珊瑚。琉璃瑪瑙。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
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持去竟
多曰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及巨所
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搨殺主簿。仍見驅逐。
九真太守。僭明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奮
歌起舞。屬京不肯。起。歌。猶迫。疆。明。忿。杖。歌。亡。於。郡。內。歌。弟。苗。帥
眾。攻。府。毒。矢。射。明。至。物。故。交。止。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
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
姓。疆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
符走入海流。離喪云。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
疆。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少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
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執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
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
是時津故將。美廖。鐵。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鉅。治。維。紀。適。定。會。仍。召
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
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言之。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
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
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毒為去叛。連進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
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
但中入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駐蹕日滋。又遠。成害。故國之
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勿輕其選。故敢竭愚。請以
廣聖思。

諸葛瑾步為故周胤疏

周瑜子胤為興業都尉。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為

連石上疏曰

故將軍周倫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効至縱情欲招速罪辭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街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身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荀彧申以丹書畫以盟詛藏于宗廟傳於死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萬裔報德明功勤對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許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

華嚴救辜曜疏

曜事孫皓為侍中領左國史皓積嫌忿收曜付獄華嚴救連上疏

救曜曰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職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奉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勸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史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忽不加誅書空成立垂之元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公祭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歆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士士論次

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頭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先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

華歆理薛瑩疏

薛瑩坐事下獄徙廣州召國史華歆上疏曰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无窮漢時司馬遷雖因威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老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及因陷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季峻之迹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尤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僕僕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秦上之後張填溝穀無所復恨時遂召瑩還為左國史

陸抗理薛瑩疏

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上疏曰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杜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立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奔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无所堪至乃焚燒流漂弃之水濱矧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聲士民同慙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立出而填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歸文皇及瑩取其內屬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

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駱統言徵役繁數疏

孫權黃武初徵役繁數重以疲瘁統上疏曰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疆富制或福為尊貴唯德義為榮願本
世胤為豐祚然財源民生疆賴民力感恃民愛福由民殖德俟民
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放宜邦書曰衆非后無
能育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
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
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募役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
蕪曠聽聞屬城民戶寢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苦焚
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
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變本良遠同
之於死每有徵發竊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領居行
賂不顧窮盡輕罰者別避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
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
毒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
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
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
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
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安擾則以危愚而
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
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
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去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名政俗日以彫
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
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遺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
財之用參雅三光等崇天地巨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推感
統言深加意焉

陸抗言政令多關疏

孫皓立拜抗都督信陵西陵皆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遂深
慮遠乃上疏曰。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
秦。秦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踣制九服非徒閩右之地割據
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
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持。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
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
傾覆之興。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劉以未滅
去病。薛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當光寵。身名否
泰。與國同感。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五刑慘。大事君之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吳志三

陸抗諫用小人疏

時句定弄權鬪官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請諸葛孔明書收戒是以雅人所以怒
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數未有不在斯
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
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
假以專制之威而異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
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曾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其能足用自
可隨才授職抑出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无穢也

陸抗乞暫息攻取疏

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
周武授鉞苟无其時主其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
富國彊兵力農多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无曠厥職
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
士卒彫瘵寇不為夷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千百之
利此人臣之姦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
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古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
无衆古之明鑒誠宜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
无悔吝

陸抗乞增兵西陵疏

鳳凰二年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
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也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
危之機非徒封疆長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陵陳言以為西陵

國之玉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
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
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
里受敵四面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數百
以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
資先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監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補逃入
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懸使臣所部足滿八
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无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
以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願陛下思臨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陸凱直諫疏

孫皓時徙都武昌揚王百姓汙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
黎元窮匱凱上疏曰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亦長
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
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禁紂君明暗於英雄君
惠聞於群孽先災而民命盡先為而國財空幸免罪賞无功使君
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
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无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
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
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
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
盡於奢侈日眩於美色志溺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蔽百姓業
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轍破卵之憂漢所以疆者躬行誠信聽
諫納賢惠及貧窮躬請品冗廣采博察以成其誅此往古之明證
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
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當為吳所君恣意

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暗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惟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繆然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楠非王都安國養民之憂惟泊則沉滯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真星爲變矣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藹實見于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務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雖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未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無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魯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能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群黨相扶善惡隱顯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蕃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捨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

諸葛恪諫豫章王書疏

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從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歎越法度。恪上疏諫曰。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為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轉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先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預政事。其親受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者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眾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且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勤之節。下當右攝。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教。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敕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今懷憂怖。華綺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錮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聖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且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尊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奪尊主之威。而今詔敕不行於藩。臣懼此古今正親。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覺。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謙懼之慮。事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懷懼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

三思奮得勝懼遂移南昌

華嚴薦薦樓玄疏

玄事孫皓為宮下鎮正身率眾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迂皓意
或誣以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今華嚴上疏曰
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統
其條目為作維綱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
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遊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
多事無大小皆當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
綜極執事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
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我者無勝於樓
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
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
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
已近亦可得皓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世將張奕使以戰
自效陰別勅弈令殺之

華嚴直諫疏

孫皓即位更營新宮飾以珠玉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華嚴上疏

諫曰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
首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
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
嘆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讎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
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眾習
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
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縹
抱火卧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

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
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存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文。上誼天時。
下違眾議。志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
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
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贖。而此積
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獨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王統御
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肩亡。齒寒古人所
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
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
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虞窺容東縣。多得難民。北習海行。狃於
往年。鈔盜無日。今曾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任
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勦壘植之業。爲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
東作尚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
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火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
乃大敵所因爲。負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
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穀興。災感
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葵感退舍。景公延年。夫脩
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
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災或桑穀之
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錮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騷之天地。
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繇明珠既朝。白雀繼見。萬億之祥。
寶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
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連接。若
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星
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首月令。季夏
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
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

為後戒。今與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節。擢之上務。臣以愚管窺。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與事不計。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當善也。今當角力中京。以定強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變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殖。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耨。而長吏佈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并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亦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眾。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

風。乞垂哀。首。幸。奏。昭。不。納。

華敷論蓄積疏

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敷上疏曰。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而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止。撥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水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

其二事。而主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幣戚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求老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後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繡。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貴者。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且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計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貞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賀邵直諫疏

孫皓時為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荒暴驕於政事。日弊。邵上疏

諫曰。

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洪業。宜寧身履道。恭奉神器。旌賢奉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相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為惡。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

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詞將謂此輩實
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
過荒亂之主樂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
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盡己以求過。言天位於乘
奔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
眩曜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
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醇酒之問
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並進昏醜之言。耳三爵之
後。禮所不諱。陛下復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
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
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
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
姿。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夫小人求入。必造姦利。定間妄與事役。披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
置山陵。蔓美材。萃確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
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
怨歎。臣切觀天變。自以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
夏隕霜。冬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
崇德以退焚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謹告之誦。下追二君。撥災
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審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
人。放退佞邪。抑奪惡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
祗承乾祐。敬奉先業。則天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
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翊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
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
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斂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極興事役。
競造姦利。百姓羅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宗戶凋
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

戶難說。呼嗥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特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短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首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誰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抑亦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顧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者。素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若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越嶺山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社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靈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若深恨之。

眉山新編三國志策要

吳志四

駱統理張溫表

孫權遣溫使蜀既而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會尚書
暨監選曹郎徐彪坐事自殺溫宿與監彪同意數交書疏幽之
有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
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道
念其如此誠可悲哉然臣周旋之習為國觀聽深知其大故密陳
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
之寵體卓偉之才亢感令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
爭名者嫉其才立默者非其譚瑕譽者誣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
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終
漢一言賈誼遠退何也百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

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
彪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卑踐冠羣煥
輝耀出世人未有及之者此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怒若忍
威列以赦盛德有賢才以救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
國家之於暨監不內之忌旅猶寺之平民見故先見用於朱治次
見舉於眾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且臣之義義之最重
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暨為最重之義是以溫亦
不嫌與暨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
惡之民放逸凶險則為勳冠將置平土邪為健兵故溫念在欲取
宿惡以除勳寇之言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外計
其送兵以此許焉數之多少溫不涉之用之疆贏溫不下之至於
邊遠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誓之期不敢忘息而遠方
也溫之到蜀共言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
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詰以命行既修君守因氣已

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張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道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缺，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巨，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利，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以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責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責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群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群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關，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口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察，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忿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華嚴薦陸胤表

胤字敬宗，鄞人也。為交州刺史，深幽不羈，莫不稽覲。交域清泰，徵為西陵督，轉左虎林中書。永華西啟，表薦胤曰：

胤天安聰，即士通行，繫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交州，表宣朝恩，流民歸附，海屬肅清。蒼梧南海，兼有舊風，障氣之宮，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逐，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賦，胤又甬水民得甘食，惠風橫彼，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山民感其恩，以忘寇

士負老攜幼甘心景仰。衆無溝壑。不煩兵衛。自謂將合衆皆贊之。以威。不有姑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實無殊俗。實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星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葦輟。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主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乃還都。籠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

陸凱直諫衣

江表傳曰。皓所行。弼異。凱知其將云。上表曰。

臣聞。慮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爲禍。積亂之原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九。思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爲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迷脩前德。不可捐弃臣言。而故奪意見。意者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父子相奪。臣雖愚暗。於天命。必心審之。敢不過

吳大

二十餘也。臣常念亡國之人。莫禁躬紂。亦不可便後人復之。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此。于伍負。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官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首報。於邑歎息。止想廢罷。非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斷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于管。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合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歎歎。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凋殘之。拾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羅之民。宜當首。着。廣力肆業。以循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搖撼。

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謂為人王者。攘
災以德。除咎以義。災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獲感守心。宋景退殿。是
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
至道。墜黎庶之困苦。何憂言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
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所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
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
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有身。此乃子離於父。臣雖於陛
下之象也。臣子一辭。雖念克爾。茅茨不剪。後何益焉。是以大皇帝
居于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
大皇帝曰。道廣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
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此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
鈔攝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
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
意。臣不虛言。

臧均乞葬諸葛恪表

恪為孫峻所殺。投尸石子崗。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

巨聞震雷。雷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
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
臣以在患。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
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列。伯叔諸父。遠漢祚。蓋九州鼎立。分託
三方。並履忠勤。熙隆壯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
偉。服事累紀。竭心未萌。先帝委以任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
性剛愎。矜已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
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氣。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
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託。見其甚虐。日月滋甚。將
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
百於荆蜀。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起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

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自觀者數萬，言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赴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友，能不潛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殞，葬之施，韓信復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唯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樂布矯命彭越，巨禍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甚。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荒峻聽恪故吏斂葬。

孫策責袁術書

袁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參寇將軍，平定江東，術僭號策使張紘為書責而絕之曰：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取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聞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陳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感。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右弘農王，略承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藏，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忽然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素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餓，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首，雖有聖德，且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靈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膺於疆日，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在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擬

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捍之勇。所以斯須游
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聞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
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趨禍三也。
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
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
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受天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
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起即尊號。未之或有
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藉
王恭。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與。五
也。幼主歧疑。若除其偏。去其艱。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
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政異。猶望
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
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
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桀。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
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
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
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
役也。誰能違我。益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
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
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眾人之心。公義故不可私計。又不利
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感於圖縑。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
苟以阿上惑眾。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
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無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益耳。
幸留神聽。

孔融勸曹公徵袁孝章書

會稽典錄。盛靈。字孝章。是雅偉。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靈
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少府孔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

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
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黃文夫之
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
袒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
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引也今之少年喜誇前輩或能
譏評孝章孝章妄為自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緝歎燕市駿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臣復漢室宗社特
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瓦甌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
能發明王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鄒使
郭隗倒懸而王不辭臨瀛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豈有北
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
書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陸遜與關羽書

孫權欲罷關羽呂蒙薦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當今外
自韜隱內察形便權乃拜遜偏將軍右都督蒙至陸口書與關
羽曰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卒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
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敵受任來西延冀光塵
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迹庶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
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茂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
旌關望毫釐操循庸也念不思難恐潛增眾以逞其心銜云師者
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勤願將軍廣
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與自傾盡
未合策猶可懷也僕聞廷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讓下自託之
意意大安无復所嫌

陸遜與關羽書

格字元孫瑾子也。以平山越功拜威北將軍。葉桑道丞相陸
遜書三

揚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
左右更為輔車上照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相誇毀使已成之
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思以為君
子不來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
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儼由
嗚嗚不受命豈況下此而无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
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
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獎就聘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闕略
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
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
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
起非為大讎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克已不如
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
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
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已為
階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
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之久至於家戶為怨一國无復全行
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言也

諸葛恪與弟融書

吳大帝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焉以後
事權薨恪與弟公安督融書曰

今日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群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
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坱裂皇太子
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命輔相幼主竊自揆
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

委付之明。是以憂勤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愚其上。動見瞻覲。何時
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難多智慮。任重謀淺。誰為唇齒。
近漢之世。盛蓋交構。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
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登備過常。念出
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備恐
賊虜聞諱。恣睢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束。所部督將。不得妄委
所度。徑來奔赴。雖懷惶迫。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作禽服戎。若尚違
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今明戒也。

新刊十七史文 卷七十二

周昭五君論

五君顧豫章郡諸葛使君瑾步丞相隆嚴衛尉駿張奮威威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言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
大歸揔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而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
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
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此
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
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灑然即之也渴聽其言也厲使
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
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雖德實有老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
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誦出於孤寒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

六十五

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
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諧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
後有使君者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
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
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
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云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
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
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
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
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威受上將之任與使君
丞相不異也然廢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書
威將與此波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訑之求每外朝
堂循禮而動詞氣審審固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
雖疏賤談稱其賢之配太子受禮若序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鬼

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
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復道求不
苟得外降當世保全各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
後之君子

諸葛洛論衆論

恪以建興元年十二月破魏將胡遵諸葛誕等於東興明年春
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同辭諫恪恪乃著論而諭衆
意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三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
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疆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
傳世入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
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
與之力競坐觀其疆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
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

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用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
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
教訓二十年之外矣其為治乎夫老自恃疆大聞此邈然是以誅
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
禍況其疆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
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此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
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
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尊彼大任雖有智
計之士夫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
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
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
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
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擊之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

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取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搢顛。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道。安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先以詔其子孫。今恪死。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肅靈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難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耶。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平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聞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彼創。漢介曾生。玳瑁將士。歐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朮以進取之圖。折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思。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具今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將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

韋曜傳亦論

曜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詞曰。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或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晝與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寤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捷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殘畧之迹。勞身苦體。契關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稼。而羨霸受道於因園。歟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志寢與食。窮日尽明。繼以脂燭。當其隄局交爭。此

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賔旅闕而不接。雖有
太平之饒。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賄及衣物。從其易行。廉耻之
意強而忿怒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身之
間。勝敵先封爵之賞。獲地先兼士之實。我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
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
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愛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
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
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
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所食。而何博弄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矣。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務在得人。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有。文
武並蓄。博選良才。旌簡疑俊。設程試之科。垂天爵之賞。誠千載之
嘉會。且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益功惜力。以佐明時。
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
朽。孰與萬國之封。枯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
足以兼基局。而貧博弈矣。假令世士。移轉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
有穉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射帥之衛也。如此。則功名立。而
鄙賤遠矣。

孫權論三臣優劣辭

權與陸遜論周瑜曾謂言蒙曰

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
瑾昔垂。子勸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
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琦。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並
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
子勸曰。駁言不可。勸孤急時。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
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立德地。是其一短。不足
以損其長。周公不求滿於一人。故孤志其短。而貴其長。常以

以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
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
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於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
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孤亦怒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
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路不拾遺。其法亦美也。

虞翻荅王符君問士辭

會稽太守王景興。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

聞王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
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舍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章識其
人耶。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
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
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形。水有魚鼈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
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符君笑曰。
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

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立哀。置身林野。鳥獸歸懷。恣
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山陰陳蹠。漁則
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攜養車。行足厲俗。自楊子
雲等上書薦之。祭然傳世。太尉山陰。莫公清亮質直。不畏疆。復魯
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
養有君子之慕。魯國有丹青之信。及陳宮。費濟。皆上契天心。功德
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擘。徵士上虞。王充。各共才淵。懿學究
道源。著書垂薄。駢駢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盤結。或上窮
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凡刺史。上虞。其母俊。拔濟一郡。
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
餘姚。馮勳。主簿。句章。鄭雲。皆啟終始之義。引罪免瘡。門下督盜賊。
餘姚。五隆。劉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
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
屯蹇。志家愛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尚書。烏傷。楊香。相。帝妻。以公

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鈔明神武策無失謨
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
水而死止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潁川有巢許之
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紛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
言其逆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醫
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董節出之斯非太伯之傳邪且太伯外
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
鄞大里黃公望也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
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篡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
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
見經傳者哉上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若太守未之
前聞也

虞翻注易奏

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馬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繫象而理之聖者參重
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
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
臣亡考故日南太守諱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
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誥依經立注又臣
郡吏陳樹夢臣與道士相遇於殿被鹿裘布易六爻捷其三以飲
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
苟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易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
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